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森梦
小暑至盛夏始

“倏忽温风至,因循小暑来。竹喧先觉雨,山暗已闻雷。户牖深青霭,阶庭长绿苔。鹰鹯新习学,蟋蟀莫相催。”唐代诗人元稹的《小暑六月节》,告诉我们:小暑至,温风来,盛夏始。

小暑,这个节气的名字,仿佛自带了一团炽热的火焰,悄然降临。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,洒在家乡的土地上时,我便知道,真正的炎热已经拉开了序幕。

“小暑节气过,一日热三分。”这谚语就像个精准的预言家,宣告着暑热的不断升级。

接天莲叶无穷碧,那一片碧绿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。荷叶挨挨挤挤,宛如一把把撑开的绿伞,试图为这个世界撑起一方清凉。然而,小暑的炽热却像是无孔不入的火焰,就连这满池的莲叶也盛放不下它的热情。阳光毫不留情地穿透荷叶的缝隙,在水面上洒下一片片金色的光斑。池塘里的水似乎也被这阳光煮沸了,微微冒着热气。只有内心的那一抹清凉,才能在这酷热的暑气中,给心灵真正地降温。

阳光如同一个不知疲倦的行者,在村庄的上空肆意游走。它像是一位严格的检阅官,仔细审视着庄稼地里每一株作物的长势。稻田里,翠绿的禾苗在阳光的照耀下,愈发显得生机勃勃。每一片叶子都像伸开的手掌,努力吸收着阳光的能量,仿佛在即将到来的丰收积蓄力量。玉米地里,粗壮的玉米秆上挂满了饱满的玉米棒子,那翠绿的外衣包裹着即将成熟的果实,让人充满了期待。

知了在森林的清幽中不知疲倦地鸣唱着,那一声声清脆而响亮的叫声,仿佛是在向世界宣告夏天的主权,将这个季节推向了一个高潮。它们藏在茂密的枝叶间,尽情地抒发着对夏天的热爱。那此起彼伏的蝉鸣声,如同一场盛大的交响乐,在整个山林间回荡。

风,也不再凉爽了。以往那轻柔的微风,如今都带着滚滚的热浪,扑面而来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热气从脚下升腾而起,仿佛要将人整个吞噬。路边的野花在烈日的炙烤下,显得有些无精打采,花瓣微微卷曲,失去了往日的娇艳。

但我不会像蟋蟀一样逃避,选择一方崖壁的清凉遁世。我要像雄鹰一样飞向风中,在搏击的天空投下自己的身影。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炽热,我像庄稼一样经受着煎熬。汗水从额头滑落,浸湿了衣衫,我仿佛能感觉到每一滴汗水在肌肤上流淌的轨迹,它们描绘着我在酷暑中的

狼狈。正如谚语所说:“小暑大暑,上蒸下煮。”然而,我都不会退缩,因为我深知,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。

在走向成熟的道路上,小暑只是人生对我的一次小小考验。我望着那片金黄的稻田,想象着丰收时的喜悦,心中便充满了力量。每一株禾苗都在烈日下坚守着自己的位置,它们不曾因为炎然而放弃生长,我又怎能轻易退缩?小暑的炎热,让我更加珍惜每一丝清凉,更加懂得坚持的意义。

往后的季节里,我还得勇敢面对更多的酷暑和严寒。生活如同四季的轮回,有温暖的春天,炎热的夏天,凉爽的秋天,寒冷的冬天。小暑的炎热只是其中的一小段插曲,它教会我在困境中保持坚定的信念,在逆境中寻找希望的曙光。

乡村,在小暑的笼罩下,展现出一幅独特的画卷。田间的农民们头戴草帽,辛勤地劳作着。他们的身影在金色的阳光下显得渺小,却又充满了力量。他们的皮肤被晒得黝黑,汗水湿透了他们的衣衫,但他们的眼神中却充满了对土地的深情和对丰收的期盼。远处的山峦在热浪中变得有些朦胧,仿佛是一幅水墨画,若隐若现。山上的树木郁郁葱葱,抒写着这片土地蓬勃的生机。



婉约的丝瓜

张帮俊

几条绿绿的丝瓜从瓦墙上垂下,瓜叶迎风漫卷;瓜蒂处,一只蜜蜂小精灵似的扇动着双翅,这风景看着让人就欢喜。

大自然造物主很神奇,不同的瓜果有各自的生长方式。像南瓜、西瓜之类的喜欢躺在土地上。而丝瓜则喜欢攀附缠绕,常需要农人帮其搭支架,这样,它才能更好地肆意生长。常能见到一条条青青的丝瓜悬挂在丝瓜架下,有的则大方地向人展示它迷人的倩影,有的则害羞地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,这是份朦胧之美。

鲜嫩的丝瓜,清香带甜,是夏秋季节人们爱吃的蔬菜。用丝瓜做菜要讲究柔和、平静。无论是一盅清淡软滑的丝瓜香菇汤,一盘姹紫嫣红的丝瓜炒肉片,或是一碗黄绿相间的芙蓉丝瓜羹,丝瓜送来的清新气息,散发的诱人香味,淡淡地弥漫,久久不散,最终化为缕缕柔情在心头萦绕。有若风中,夏天的绿野由远而至,忧郁的心结淡了、散了,喧嚣的尘事忘却了。

丝瓜也是一种可供观赏的植物。宋代诗人杜汝能在幽静的乡居中听到泉水的叮咚声,看到雨后初晴长高的秋草,特别是翠绿的丝瓜随着藤蔓沿墙上瓦,顿时神清气爽。有感于此,他赋诗抒情:“寂寥篱户人泉声,不见山容亦自清;数日雨晴秋草长,丝瓜沿上瓦墙生。”

无论是篱边的随意攀附,还是棚架上的交错支撑,那清雅的小黄花总是透露出一种神韵。丝瓜,思瓜,浑身飞舞着出女性的曼妙和精巧。正如宋诗人赵梅隐的那首《咏丝瓜》:“黄花褪束绿身长,白结丝包困晓霜;虚瘦得来成一捻,刚偎人面染脂香。”丝瓜如美女,小鸟般地依人。“菜园里面一堵墙,苦瓜丝瓜种两厢;郎吃苦瓜苦思妹,妹吃丝瓜思念郎。”此时,丝瓜又成了相思物,别有一番诗情画意。

如果说种瓜是份辛劳,那么摘瓜则是份发自内心的喜悦。轻轻地将丝瓜“请”下来,放在篮子里,种丝瓜与没种过丝瓜的人摘丝瓜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。

一直喜欢丝瓜的品性,它从不抱怨环境的恶劣,总是随遇而安,活得很坚韧,活得很自在。

陈志发
皮肤上的夏天

没有人知道,夏天是怎样从我们这些农村小孩的皮肤上走过的。

从第一枝荷绽放开始,从第一声蝉鸣开始,我们一寸一寸从严冬和春寒的禁锢里解放出来的皮肤,就“染”上了夏日暖暖的气息。一股风,一阵雨,都会让我们的皮肤打开所有的“窗户”,去享受夏的舒畅。

但暑假的到来,却让我们内心纠结。虽然不用再上学了,田野、山林、河流,成了我们的天地;虽然可以丢下书包,“无牵无挂”在夏天里撒野。但夏天已不再是最初的“模样”了。

初夏的阳光还是比较温柔的,撒在我们稚嫩的脸上,像爷爷的胡须轻轻抚过,有点痒痒的感觉,很是令人惬意、舒畅。而暑假的烈日,照射到身上,却如火一般恼人。

这时,耐不住夏的炎热,我们基本上都是光着个膀子或套着个背心,穿着短裤衩的。打猪草、砍山柴、挖泥鳅,我们的皮肤无不暴露在阳光下,承受着酷晒的煎熬。

燥热的空气在耳边轰轰作响,可溪涧的水仍是那么清澈。我们洗完澡,上得岸来,溪畔的细沙,被晒得如同刚出热锅的炒豆,光着脚丫踏在上面,烫得我们惶惶似惊悸的野鸭,蹦跳着跳离“现场”。

躲不过的是“双抢”。水稻田上,稻子已是一片金黄,热浪仿似稻浪,一波一波涌向我们,令我们气喘、令我们窒息,却又无法逃离——家里的几亩田,等待着我们去收割呢。草帽下,一双眼睛被明晃晃的烈日耀得睁不开来。皮肤开始生疼,手臂上,背脊上,热辣辣如万蚁啃噬。

汗,是夏日特有的“馈赠”。它在我们的皮肤上暴发,它在我们的皮肤上汹涌。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,它蚯蚓一般地在我们的皮肤上蠕动。顺着额头、脸颊,顺着胸口、脊梁,一滴一滴坠在泥土上,溅起朵朵尘花。

这样的暑日,竹席上的清凉,就显得尤为珍贵。农村家门前,都有一个小院。吃罢晚饭,家家都会把竹席搬到院子里乘凉。大人们轻摇蒲扇,喝茶侃天;我们则趴在竹席上数星星。夜凉如水。蛙声隐约。竹席散发出一股竹子的清香,那清冽的凉意,亲近着我们,让白日里燥热得无处躲藏的皮肤,好似浪子找到了故乡般的美好。巨大的反差,让我们很快沉入梦乡。

也有一些睡不着的人,那是身上长了痱子和疖的人。夏天是痱子的多发时期,很多农村的小孩和大人身上都有,脑额上、身上,芝麻样大,红红的一片,搞得身上又痒又痛。对付痱子乡下常用的方法是涂痱子粉。所以傍晚以后,你常会看到那些脑门上白白的一片,涂得如同舞台上的五角一般的人,那就是涂痱子粉的缘故。挺痛苦的是长疖子,皮肤上好好地长上一个充满脓血的大红包,鼓鼓囊囊的,令人疼痛难忍。而对付疖子的土方子是贴蓖麻叶:摘得新鲜的蓖麻叶,用开水浸泡一下,摊凉,敷在上面,效果奇好。

开学了,不管你喜不喜欢,对于我们来说,夏天就这么过去了。只是,那些熟悉的面孔,一个个都瘦了一圈,原来还算白净的皮肤,现在则黝黑发亮;有的肩部、背部还带着一层白花花未脱尽的蜕皮——我们知道,这是夏天给我们皮肤留下的印记。